

◎ 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民族文化丛书

歌舞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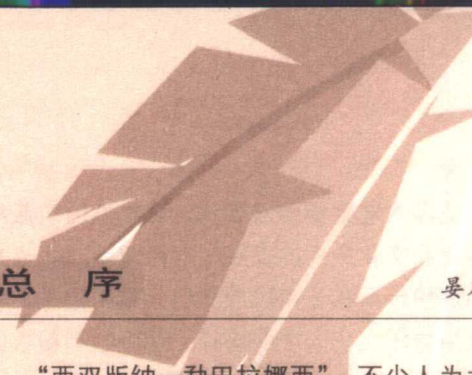
GEWU WENHUA

丛书主编 黄映玲

本册编著 冯晓飞

云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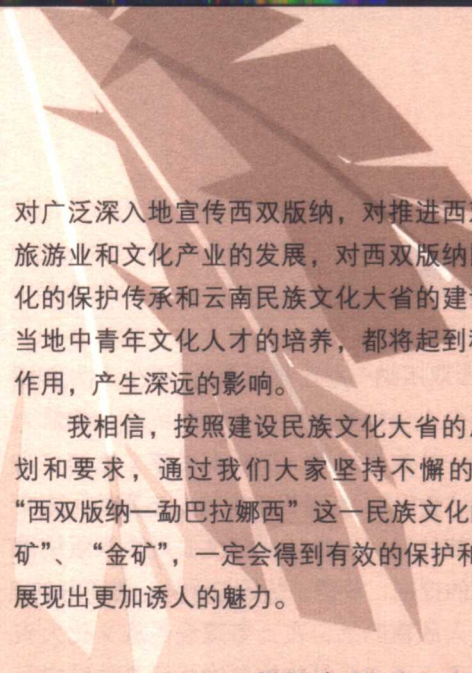
总 序

晏友琼

“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不少人为之倾倒，不少人为她高歌。她是地球留给人类最为珍贵的一片生态绿洲，是云南民族文化的“富矿”和“金矿”，有着极其独特、丰富的民族文化与民族风情。但是，我们过去对西双版纳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弘扬与开发，是不够的。

令人欣喜的是，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背景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越来越重视对民族文化的发掘、提升和宣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民族文化丛书”，就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与开创性工作。勐巴拉娜西，即神奇美丽、快乐和谐的地方，给西双版纳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这一品牌的提出和打造，丰富和提升了西双版纳传统品牌的形象与价值，使西双版纳这片南中国绿海更具有文化力、生命力与吸引力。

该丛书立意高远，视觉独特，观点新颖，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文笔自然，图文互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针对性和资料性。全套丛书共分14个分册，全面、系统、深入地挖掘、整理了西双版纳的民族文化。丛书的出版发行，



对广泛深入地宣传西双版纳，对推进西双版纳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西双版纳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对当地中青年文化人才的培养，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相信，按照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总体规划和要求，通过我们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这一民族文化的“富矿”、“金矿”，一定会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展现出更加诱人的魅力。

2005 年 10 月于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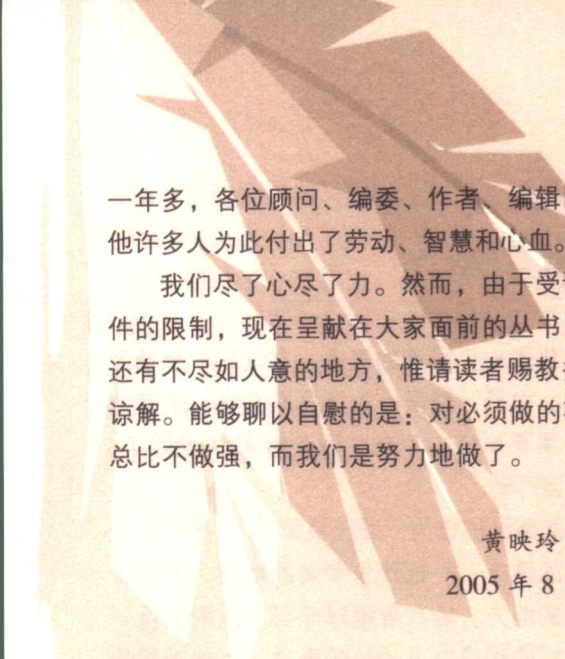
主编寄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是一个地区的标识。发掘、整理、弘扬民族文化，是宣传部门的重要职责。对此，我们既然认识到了，便要付诸行动。

西双版纳被誉为“勐巴拉娜西”，是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一个快乐和谐的地方，一个梦想成真的地方。她有着地球北回归线附近惟一保存完好的珍稀罕见的热带雨林，有着独特优越的地理区位，更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此，我们在对西双版纳文化资源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套“西双版纳—勐巴拉娜西民族文化丛书”。

此套丛书旨在通过介绍西双版纳的民族文化资源，为西双版纳这一品牌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推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同时，在文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培养起一批自己的中青年文化人。

丛书分 14 个分册，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0 余位老、中、青作者担任编撰工作，还邀请云南教育出版社的 10 多位骨干编辑担任责任编辑。在调研与编写、出版过程中，我们召开了一次又一次专家及编辑、作者座谈会、讨论会，从拟定提纲、写作编撰到编辑出版，历时



一年多，各位顾问、编委、作者、编辑以及其他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劳动、智慧和心血。

我们尽了心尽了力。然而，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现在呈献在大家面前的丛书，肯定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惟请读者赐教并予以谅解。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对必须做的事，做总比不做强，而我们是努力地做了。

黄映玲

2005年8月

目 录

总序	晏友琼 1
主编寄语	黄映玲 3
引言 歌风舞韵九天音	1
西双版纳歌舞文化源远流长	4
西双版纳歌舞的表现内容与社会功能	19
西双版纳歌舞的分类和特点	31
西双版纳民族民间歌曲	31
一、西双版纳民歌的分类	31
二、西双版纳各民族民间歌曲的基本特点	36
西双版纳民族民间舞蹈	41
一、西双版纳民族舞蹈的分类	43
二、西双版纳各民族民间舞蹈的基本特点	51
西双版纳各民族的主要乐器	55
西双版纳歌舞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60
从孔雀舞到大型舞剧	63
从章哈坐唱到章哈剧	68
多次进京献演的布朗弹唱	77
跳遍大江南北的傣尼歌舞	79
走出神秘境的基诺大鼓舞	81
边地最流行的“街舞”——“三跺脚”	83
西双版纳歌舞精英集粹	87

康朗甩与《傣家人之歌》	87
康朗英与《流沙河之歌》	89
波玉温与《彩虹》	90
刀美兰——傣家的金孔雀	92
杨丽萍与《雀之灵》	94
德艺双馨的依旺因	95
西双版纳歌舞文化的产业化运作	99
傣族园的成功尝试	99
一、大型歌舞《天上人间傣族园》	101
二、《菩提树下傣家乐》	101
《勐巴拉娜西》的可喜探索	102
浪漫的“澜沧江·湄公河之夜”	104
筹划中的新版傣族神话舞剧《孔雀公主》	107
主要参考文献	110
后记	112

引言

歌风舞韵九天音

提起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人们自然会想起那苍茫繁茂的原始热带雨林，想起铺金镶玉的田园坝子，想起苍翠欲滴、溢香流翠的茶山胶林，想起云雾之中的山寨和风尾竹下的竹楼，想起巍峨璀璨的金塔、佛寺和庄严肃穆的寨门、竜林，想起身姿袅娜的卜哨（傣族少女）和活泼大方的阿布（傣尼姑娘），想起爽朗好客的波涛（傣族老大爷）和热情慈祥的阿披（傣尼大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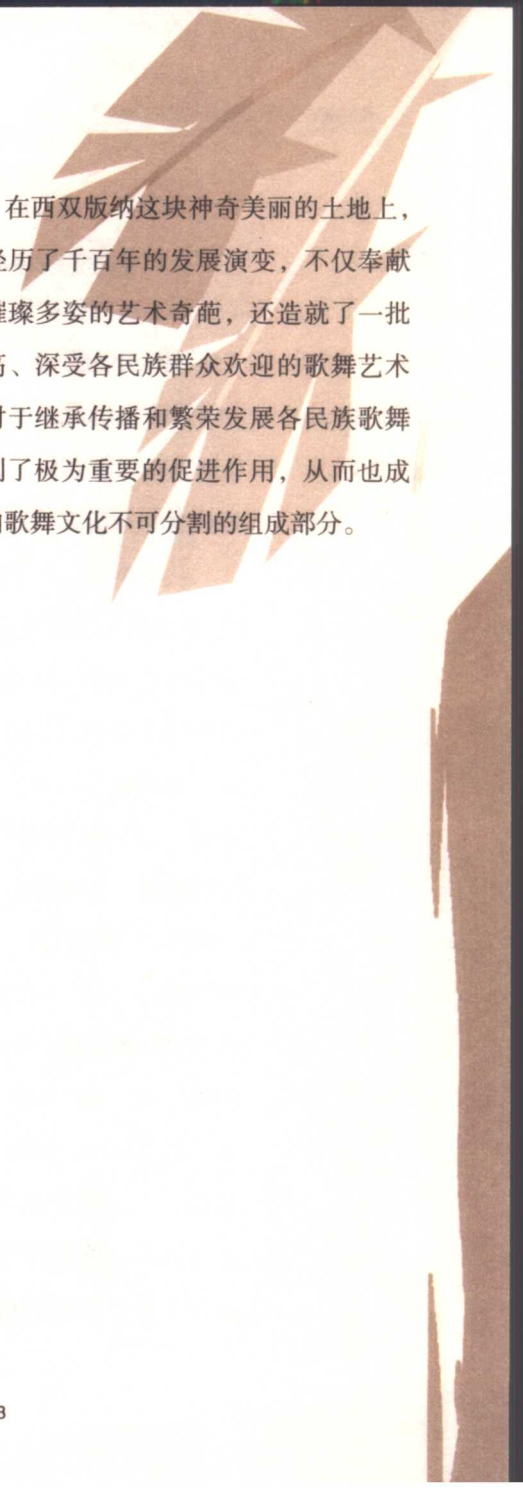
然而，最最令人魂牵梦萦和难以忘怀的，还是那婀娜多姿的孔雀舞，古朴粗犷的大鼓舞，矫健潇洒的象脚鼓舞，热情欢快的“的拨撮”，如醉如痴的“三跺脚”，轻盈飘逸的笠帽舞，原始风趣的马鹿舞、芦笙舞……还有那跌宕起伏的章哈调，水流般清脆的布朗歌，柔情恬静的摇篮曲，婉转深情的情歌，荡气回肠的“萨拉帅”……以及象脚鼓、铓、镲和谐的欢乐奏鸣，

傣定奏出的小夜曲的情意绵绵，布朗四弦琴弹出的“高山流水”，哈尼竹箫如泣如诉的心灵独吟，克木“岛岛”独特的幽幽共鸣，基诺大鼓的雄浑震撼……

西双版纳歌舞文化的魅力，毫不逊色于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自然美。它是人们在对自然美的欣赏中，经过创造美的升华而达到的新境界——艺术美，因而，自古以来歌舞就是西双版纳各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重大节日或重大活动，都是举行歌舞盛会的日子。

在各民族漫长曲折的繁衍发展过程中，歌舞文化在增强民族内聚力、培养合群心理素质、陶冶审美情操等方面，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随着各民族的繁衍发展历程，经历了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

由于西双版纳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所受的外来影响不同，各自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使西双版纳歌舞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特色。



总之，在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歌舞文化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不仅奉献出一朵朵璀璨多姿的艺术奇葩，还造就了一批批造诣颇高、深受各民族群众欢迎的歌舞艺术家。他们对于继承传播和繁荣发展各民族歌舞文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也成为西双版纳歌舞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西双版纳歌舞文化源远流长

根据史料记载和口头传说，在遥远的古代社会，当西双版纳各世居民族的祖先，从早期“穿树叶时代”进入分散的原始游猎“古人时代”，就已经孕育和萌发了歌舞文化的原始萌芽。

从吃栗子、果子时期，走向吃麂子、马鹿肉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在手脚不停地拣栗子、果子吃时，往往会遇到手脚被刺伤，从树枝上摔下来，或者从悬崖上滚下去等情况。遭遇这样的挫折和不幸时，就会发出呻吟和哭泣。有时比较顺利，拣得的果子多，吃得饱，大家就拍脚拍手，又喊又笑。在打猎的时候，有的被虎抓熊咬、野猪撞伤、毒蛇咬伤，受伤者就会发出寒心的呻吟哭喊：‘疼啊疼，苦啊苦！’大家害怕，也会惊恐呼叫：‘害怕啊害怕！’当然，打死了老虎和马鹿，大家就高高兴兴，笑啊笑，跳啊跳，不住地喊叫：‘真得的多啊，够我们饱饱吃，啾！啾！啾！’”（引自《论傣族诗歌》，枯巴勐著，岩温扁译，昆明，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天长日久，这些悲哀的哭叫或欢乐的跳笑，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表达情绪的习惯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通过手舞足蹈使兴奋喜悦或悲哀愁郁的情绪得以宣泄，



渐渐地还能从这种宣泄中感到难以名状的快感，获得前所未有的享受，从而产生了对这种近乎神秘的吼叫和手舞足蹈的好感和兴趣，于是就产生了最早期的歌唱和舞蹈。在傣文记载中，这个时期就是产生零星歌谣的时代。没有押韵，没有格律，心喜则歌，快乐则舞，音调像鸟啄木、石头滚坡、果子落在野藤上，跳舞像鹿子蹬腿、马鹿跳跃、孔雀亮翅、蝴蝶翻飞。正所谓“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所以才会“歌比树叶还多，把平地淹没成歌海”。



勐海县傣族
孔雀舞

当傣族和其他民族的祖先，从分散的原始游猎的“古人时代”，进入集中成伙并产生了部落首领的“盘的时代”，西双版纳早期的歌舞文化又有了新的内容。“当洪水退去或山火熄灭时，人们会到神圣的‘色曼色勐’

（寨神勐神）面前，杀鸡洒血，杀猪洒血，杀牛洒血，和我们父母的灵魂一道吃剁生、喝辣酒，唱啊唱、跳啊跳，也可以牵着老人的手，也可以搂着姑娘的腰，男女老少共同庆祝我们的胜利。”（引自《论傣族诗歌》，枯巴勐著，岩温扁译，昆明，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这时已经有了场面壮观的欢庆胜利的歌舞盛会。人们把战胜洪水或灾祸的功劳归于“色曼色勐”，也就是寨神勐神或部落神，因而要在神的面前敬献食物和歌舞，以求得寨神勐神的欢心和再庇护。西双版纳傣族寨子，至今仍保留着“灵丢瓦拉”等原始祭祀活动，哈尼族寨子仍保留有名目众多的祭竜巴门、祭土地神等村寨祭祀、家庭祭祀、农业祭祀活动，基诺族寨子仍保留有祭寨神、祭谷神等原始祭祀活动。

这些古老风俗说明，早期人类所处的大千世界，对于各民族祖先来说，一切都带有神秘色彩。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就以对自身的肤浅理解为依据，通过幻想，将自然力人格化，产生了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观念，创造了众多的灵魂和鬼神。当复杂多变的自然灾害威胁到人们生存时，他们除了本能地躲避外，惟一能求助的就是幻想中的万物和祖先的灵魂。为了求得他们的庇护，除了供奉所获得的食物外，还以自己认为最能表达虔诚敬畏的方式——歌唱和舞蹈，



来求取神灵和鬼魂的欢心，于是就有了早期的原始祭祀歌舞文化。

而各种祭祀活动的主持者，如傣族的波摩、波章、摩古拉，哈尼族的贝玛、追玛、尼帕，基诺族的白腊泡、莫丕等，为了能够代灵魂和鬼神传言，或向灵魂和鬼神表达民意，起到代民众与神灵沟通的桥梁作用，他们广采博收民间的一切艺术精粹，尽最大努力进行加工提炼，使之成为媚神娱鬼、沟通魂灵的得力工具和手段，因而也成了当时民间歌舞文化最高水准的代表。他们精彩“演出”的艺术感染力，是人们对于神灵的虔诚祭祀得以代代相传的原因之一。

当西双版纳各民族的祖先，从采集、游猎逐渐转为定居耕种时，生产劳动的对象和条件、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等都发生了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歌舞文化也有了新的内容。其中，关于傣族章哈（歌手）产生的传说《滴水成歌调》、《章哈与嘎兰多鸟》、《为什么贺新房时要请章哈唱歌》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滴水成歌调》说的是：有一家母女俩在山坡上种瓜，坡脚流淌着一股山泉，渴了、累了，女儿就到泉边饮水歇息。山泉从山上流下来，发出清脆婉转的声音，时高时低，像温柔甜蜜的吟唱，拨动姑娘的心弦。她忘了劳累，忘了给母亲打水，静静地倾听着，倾听着，心

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后来，每当劳动累了，她就到泉边倾听流水的声音，边听边学着哼唱出心中的感受，疲劳和烦恼顿时消除了。日久天长，山泉流动的音响全被姑娘接受了，变成了她自己的歌声。她到处去传唱流水般优美动听的歌调，人们一代代传承下来，就成了傣歌的调子，姑娘也就成了傣族的第一个章哈。

章哈起源的另一个传说是《章哈与嘎兰多鸟》，说的是有一位姑娘，从嘎兰多鸟婉转动听的鸣叫声中得到启示和灵感，并深深爱上了嘎兰多鸟，忘记了吃饭和睡觉，天天到森林里去模仿它那委婉动人的“当——罗——当——罗”的叫声，渐渐把鸟鸣声变成自己的歌调，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并到处唱给人们听，于是，就有了傣族章哈。

《为什么贺新房时要请章哈唱歌》则说明，章哈的产生与定居农耕及原始宗教信仰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傣族信奉原始宗教“色曼色勐”（寨神勐神）。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寨神勐神的保护，就没有生命和欢乐，也没有风调雨顺。因此，不管从事什么生产劳动，都要先祭祀寨神勐神。比如在打猎之前，人们要集合在“广坊”（猎神殿）前，用绿叶、草绳祭祀，求猎神拴住麋子。专管猎神殿的老人，念唱着祭神词，用绿叶扫过打猎的工具，然后人们才能进森林去打猎。就这样，原



先统领一切的氏族首领，就分化成专管生产活动的“盘巴”和主持祭祀活动的“盘章”，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初步分工。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庆丰收、贺新房、婚丧嫁娶等习俗。而这些习俗活动，同时也是原始宗教祭祀活动，还是氏族成员社交娱乐的聚会。“除了举行神圣的祭神仪式外，更多的是需要用唱歌的形式来传达其意义。这样，整个社会对唱歌的需求量便迅速增大，单‘盘章’一人，既要主持祭神仪式又要负责唱歌，无法照应。于是‘盘章’这一职务便分成了专门主持宗教仪式的摩章和专门唱歌的章哈。”（引自《傣族文学简史》，王松主编，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由于社会的需要，章哈从盘章的母体分化出来后，发展迅速，很快就形成了遍布村村寨寨的章哈队伍，对



傣族章哈竹
楼坐唱

傣族歌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居住在山区、半山区的哈尼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他们的巫师兼歌手雅悉雅和贝玛（哈尼族）以及白腊泡和莫丕（基诺族），除了重大祭祀活动时要吟唱各种祭祀歌调外，更重要的任务是传唱本民族的创世古歌，如哈尼族的《吴奔米奔》、基诺族的《阿嫫腰白造万物》，以及迁徙史诗，如哈尼族的《雅尼雅嘎赞嘎》等。这类古歌，以吟唱方式讲述天地万物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讲述社会生活、生产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讲述祖先的形成和跨越万水千山大迁徙的艰辛历程，讲述各民族由采集游猎——游牧——游耕——定居定耕的历史轨迹等等。在无文字、无书籍的远古时代，歌手们在传播民族文化、传授劳动生产技能、传承社会伦理道德、传习生活基本常识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同样，在各民族众多的关于乐器或歌舞的传说故事中，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1. 傣竿的传说

傣竿，是一种形似竹笛的单铜簧管乐器，音色甜美柔润，是章哈演唱必不可少的伴奏乐器。傣竿来历的传说中说：古时候，大地洪水茫茫，淹没了森林和高山，人和动物都死光了。只剩下智慧贤能的帕雅桑木底划着一叶小舟飘荡在水面上。他把被淹死的飞禽走兽捞回船